

武松打虎

揚州評話《水滸 武松》選段

李信堂 口述

橫海郡柴進留賓

景陽崗武松打虎

灌口二郎神武松，得著哥哥的消息，辭別王駕，趕奔山東陽谷縣尋兄。在路行程，非只一日，走了二十餘天，今天已頂到山東陽穀縣地界，其時十月中旬天氣，太陽大偏系西。武腹中饑餓，意欲打尖。擡頭一望，只見前面烏酣酣、黑叢叢一座鎮市。漸來漸進，只件扁磚直砌到頂，當中圓圈鎮門，上有一塊白礮石，三個紅字：“景陽鎮”。英雄背著包裹，提著哨棒，大踏步進鎮。

他在鎮上酒店頭把酒吃醉了。“三碗不過崗”的酒吃了三十碗，吃得醺醺大醉，走起路來頭重腳輕，走路打飄。出了鎮，跌跌踉踉，踉踉晃晃，走下來三裏多路，到了土地祠，見東山牆一張告示貼著。這張告示是陽穀縣出來的，上面的字看得清楚。武松雖沒有上過學，後來還識幾個字。他站下來就望了，有的認不得的，順就把它順下去了。上面寫得是：

特受山東東昌府陽穀縣正堂、加十級、記錄十次史爲出示曉諭事：

照得城東景陽崗地方，乃系通銜要路，來往客商必由之地。不幸今秋突出猛虎，攔路傷人。本縣已差壯丁獵戶捕捉，至今未獲。除（？）差外，合即示仰城鄉軍民等，一體知悉：每日只准巳、午、未三個時辰，行人結伴，地保鳴鑼，多帶木棒，護送過崗。倘有私自單

行，店東不攔，地保不阻，被虎所傷，本縣查出，一並重究，決不寬貸。無違特示！宣和年月日發景陽崗東土地祠實帖。

是這一張告示。武松不望便罷，這一望，“嗨唷！”不由吃了一驚。悔之不及：我這個人太粗莽，剛才店小二追得來，我不該打他。人家是好意，叫我回去，說崗上有老虎傷人。我不信，認為人家是黑店，不但沒有感謝他，倒過來還把他打倒了。這一點是自己的不是。他又想，事已過去，懊悔也沒用。現在究竟走不走？前面有老虎，當然回頭？不能玩。我如回頭，就要被那個小二笑了。我回頭當然住在他店中，他別的話不說，好說：“爺駕，我先前追了告訴你，你老人家不但不相信，還打我。你老人家說的哎，景陽崗老虎請你吃晚飯的哎，你為何不去吃呢？我明白了，大約你是看見那張告示了，曉得我的話不假，你一嚇，嚇回頭了。你太爺說大話的歐（口旁）！”噯，我何能被他恥笑？前頭如沒有老虎，我回頭不回頭倒不得關係，前面既有老虎，我不能回頭，我難不成就懼怕這一隻老虎嗎？大丈夫只有前進，是哪有後退的道理？依仗自己這身本領，也能跟老虎鬥一鬥，把老虎打死，代萬民除害。英雄想到這個地方，就認定這條路走，一定要去跟老虎鬥一鬥。趁著酒興，大踏步向前。正是：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！

武松背著包裹又往前走。走了三裏多路，離景陽鎮已有七裏了。前面有座山崗，這就是景陽崗。東西的大路，是南北的高崗，行人向西是必由之地，要翻崗而過。武松踏步上崗。要擺到往日間，憑這座山崗，沒有一裏路高，武松一口氣蹦縱竄跳，就可以過去了。這一刻不行了，酒吃多了，頭重腳輕，走路打飄，蹣跚踉蹌，走了半崗實在不能走了。只看見路旁有一株老樹，老樹根下有一塊青皮石，六尺多長，三尺多寬，有一尺多厚，不知陷在土內有多深。石塊倒趕乾乾淨淨的。武松再一望，何不坐下來歇歇？英雄朝青皮石上一坐，包裹朝石頭上一放，哨棒朝旁邊一戩。哪曉得坐下來就睡了。“哈哈，要睡就睡他一覺再走。”酒喝多啦，有老虎傷人就能睡了嗎？這酒醉要誤事。包裹朝前頭一推，兩條腿這一環，身子一旁，就在青皮石上朝下一睡，右手勒個拳頭，膀肘子就在包裹上一擱，拳頭就靠著右邊的太陽，左手就護著心門，兩條腿環著，這叫蝦米睡。他睡覺一點不露空，胸前有左手

護著，下面有兩腿護著。如其這個人來同他動手，你要打他上頭，他左手這一擡，把你來的拳頭這一擡，右拳這一擡，右拳就打進門；你要動他的下部，他兩條腿就能夠還手。睡下來，你曉得朝青皮石上這一徹。啊。覺得不曉得多舒服呢！沒有一刻兒工夫，“啊……嗤……呼……”倒了睡著了，鼾呼濃厚。老虎傷人，他忘其所以，記性太壞了。他平時記性很好，今日不對了，因為酒吃多了，這叫酒後誤事。噯，也大虧睡了這一覺，不然他的酒暫時不得醒。武松就在青皮石上這一陣瘋睡，西北風頭上一陣瘋吹，所以到他醒來，酒就能十分之七的去了。

他這一覺的時間睡得不短，睡到多晚？一直睡到二更以後。他正睡得舒服，有件東西出來了。什麼東西？吃人無厭的老虎。老虎在什麼地方？老虎就住在景陽崗的南崗，每人到的地方，一個山凹子。這裏頭有間把房這麼大一個洞，洞口一轉有枯草盤著。這個畜生在裏頭用爪子扒扒，就當自己的虎穴。這一刻要出來了。它前爪撐著，後腿盤著，頭擡著，望著天空一輪明月。望著望著，就是一聲虎嘯：“嗚嗎……唔哇……！”它一聲喊，同時就是一陣狂風，把老樹刮得亂吼，地下小石頭子都刮得飛起來了。剛才沒得風，這一刻怎麼有風的呢？有人說“雲從龍，風從虎”，這話可確實？這句話我看也不見得。大約老虎看見了狂風，它就喊了，它就借風的威力以助它的這一股威氣。所以，每每的人聽到老虎喊就有狂風。一聲虎嘯之後，前爪一懸，後足一蹬，“唔嗎……！唔嗎…！”“得兒……”竄出了穴洞，

“噯…噯…”朝外面一落。這一刻看見它一搖，二擺，三歪，帶個四甩，直接走起官步來了。它肚子餓了，已經有好幾天沒有吃東西了。它吃什麼東西？它所吃的東西，最好是人，人是上肴。除人而外，就吃飛禽走獸。打陽穀縣這張告示貼出來，來往行人限定每日巳、午、未三個時辰，結隊過崗，多帶木棒。老虎看見人一多，個個手上有利器，就不敢出來了。這幾天沒得人吃，何妨就吃飛禽走獸呢？飛禽走獸也不得吃了。什麼道理？給它吃完了。莫忙，這個飛禽在天上飛，它想吃，如何就夠得到？大約它也會飛？不是的。它若再有雙翅，能飛，那就糟了，虎生雙翼，就格外厲害了。它決心要吃飛禽，就朝深山野（？）地方一坐，頭一昂，望著天空。沒得雀鳥走此經過便罷，如有雀鳥走此經過，它望著天空一聲喊，“唔嗎……！”馬上嘴裏頭這股虎

氣，“嗚……！”雀子飛得行行的，只要揮到這個虎氣，聞到這個味道，周身就軟了，兩個大翅不能煽（??）動，一軟由上就掉下來了，“撲禿！”這麼高掉下來，雖不死也差不多了。老虎不慌不忙，慢慢地踱到面前，一口氣，“口……”，就吸到嘴，嘴一抵，毛衣退出來，皮、肉、骨就下了它的肚了。就是一個雀子也能夠當早茶玩玩。還有兔子這個東西，小雖小，跑得還就快，它如看見老虎，一溜煙就跑到自己洞穴裏頭。兔子的洞穴不多大，恭惟（??）些，也沒得拳頭大，它鑽進去，老虎就不得法子辦它了。老虎拱不進去，只好望著它。這麼說老虎就吃不到兔子了？哪個說的？它也不要追兔子，只要望見兔子，朝前頭一趴，不怕離兔子一百步，二百步，它只要一聲喊：“唔嗎…！”“嗚…”一股氣出來，兔子老遠的只要聞到這一股氣啊，就不得動了，團在草窩頭直抖，“得得得得……”這一抖，抖軟了，就不能走了。老虎不慌不忙，漸來漸進，不怕離二三尺遠，一口氣一吸，“口…”到了嘴，嘴一抵，完全就下了肚了，直接當中飯。再說猴子就更聰明，猴子天然地爬高。看見老虎來了，朝那個樹頂上一爬，後腿朝樹丫上一插，前爪抓住樹枝，兩隻猴眼睛挖打挖打望著老虎。心裏有話：“老兄，你雖狠，你不能爬高，你能奈我何？”老虎就更妙，離這一棵樹還有三四丈遠，朝下一坐，頭一昂，就望著猴子一聲喊：“唔嗎……！”猴子望見老虎來了，從心裏頭就怕，抖起來了，“得得得得……”老虎這一聲喊，就格外抖得凶，“得得得得……”猴子抖了不住。不要多喊，只要十聲八聲一喊，猴子頭抖昏了，眼睛花了，前爪後腿坐不住，只要腿一軟，“撲禿！”朝下一掉。老虎不費事，不怕離著丈把遠，一口氣，“唏…咕…”就到了嘴了。到嘴就到肚，直接當下午。到了晚上，到澗河邊飲水。左嘴夾水進去，右嘴夾水出來，魚蝦一個漏不掉，直接就當晚飯。一天四餐，飛禽、走獸、魚蝦被它吃得乾乾淨淨。現在連個過天星的雀子都不得。只要老虎朝這塊一蹲，本方的飛禽、走獸全散掉了，別的地方也不得來了。什麼道理？諸如來一陣子老鴉，只要給老虎吃幾隻，其他（？）溜掉了“誇誇誇誇……”老鴉飛到旁的地方，見到其他（？）的老鴉，它就叫了“啣兒……哇……，啣兒……哇……”，叫，什麼道理？說話。老鴉還說話？人有人言，鳥有鳥語。說什麼話？“啣兒……”——“景陽崗不能去啊！”“啣兒……”……“哪塊有吃白大的哪！”

哇.....哇.....“誇誇誇誇……”所以過天星一隻都不得。這個畜生幾天不得東西吃了。它大搖大擺出來走著，在這塊覓食。實在餓了，只能在青草上舔舔露水，嚼嚼松枝松果，它也能當頓了。老虎走到崗的下面，在草窠頭朝下一坐，前爪一坐，前爪撐，後腿盤著，頭這一擡，望著天空一輪明月，朗照空中，望著亮月子一聲喊：“唔嗎……！”這一聲喊把武松驚醒了。

“啊哈……”武松打了一個哈欠。武松這一醒，酒去了一大半了。唉喂，這個風刮得多大毆（口旁）。“嗚.....噓...”頭陣風過去，二陣風接逗來“嗚...嘩.....”二陣風才過去，三陣風接逗到。在風尾上有一陣腥臭味。武松聞到這個臭味“啊！”不由得觸目驚心。他的酒氣整個沒有了。這一刻曉得，怕的畜生老虎出來了。聽人說過，風尾上有腥臭味，就有豺狼虎豹傷人。嘿，我才麻木，有老虎傷人，我在塊睡覺。武松連忙站起來，把哨棒這一拿，腰一哈，頭一埋，就朝崗上跑，“撲撲撲撲……”蹦蹦跳跳。這一刻肚裏的酒醒了，他跑的就快了。一口氣跑到崗頂，一個“金雞獨立”，左足滴直，右腿朝起這一環，左手朝起這一擡，搭著陽棚，右手提著哨棒，四下觀望，來尋找老虎。看不見老虎，只望見兩旁邊，這個風吹得樹枝草動的。乖乖，這個風不小。

五湖四海浪滔滔
刮得紅塵透九霄；
兩岸蘆花齊擺葉，
擺動山頭樹枝搖。

“噓...噓...”換到膽小的也不敢站到這個地方。

老虎在什麼地方？老虎就在下面枯草叢中。武松為何望不見？因為十月中旬草是老黃色，老虎身上的毛衣也是黃的，在夜裏，所以看不清楚。武松沒有望到老虎。哪曉得老虎這一刻把個頭朝過這一掉，擰眼望見崗頂上的武松。老虎這一刻看見單頭人站在崗頂上都笑死了。心裏開心。三天不得人吃了，今天看見一個單頭人，它可高興啊？就如同人三天沒得飯吃，看見一個大肉包子，當然高興。老虎不得耽擱，前爪一懸，後足這一蹬，一

聲嘶嘯：“嚕...嚕...！”“撲！撲！”走枯草叢中就竄到大路心，朝下這一落。落下來頭朝起這一擡，嘴朝開這一張，舌頭嘲笑這一伸，滴滴嗒嗒的粘水淌著，尾子朝起一翹，望著武松，張牙舞爪，擺尾搖頭。

武松怎麼樣？武松正找著的哎。聽見一聲虎嘯，一望，看見老虎出來了，不由就吃了一驚。啊呀，武松還吃驚？不怪他，他沒有看過：今天望老虎，第一次。驚是驚，怕是怕，驚過了就沒事了。武松望望這一隻：可要死啊，多大啊，比牯牛還大上一套。倒有兩句贊它：

遠望它，沒角魁牛；近觀它，斑斕（??）猛獸。左耳點點紅，紅似火；右耳片片青，似水波。眉橫一王字，正按巡山都太保。二十四根鬚鬚，如芒針鐵線。四大牙，八小齒，如鋸銼鋼釘。前為爪，後為足。前爪低，扒山越嶺；後足高，跳澗躡溪。擡頭呼風，天上飛禽皆喪膽；低頭飲水，水內魚蝦盡亡魂。走獸之中獨顯它，周身儘是錦斑花；三天不食人身肉，擺尾搖頭自銼牙。

“唔嗎.....！哇.....！”

武松看到好歡喜：我來者就是要尋虎鬥。連忙把頭上的巾兒朝上抹了抹，腰間帶子一收緊，兩足的靴子一蹬，哨棒這一擡，指定下面的老虎，一個大頂調：“呔！孽障別走！”“撲撲撲撲……”由上面躡下來，離老虎有三丈遠，站定了。為什麼不上去？武松打老虎是第一次。因為為武的跟人動手，不靠著的，都要離這麼頭二丈遠。一聲上來，說動手就動手。不象我們，不得拳棒功夫，要一聲動手打架，離開來不好打，還就要靠起來：不但靠起來，還要抱起來，才好動手呢。他們為武的不是的。所以離了三丈遠，兩足站定，門戶立好。英雄手上哨棒提著就望著老虎。老虎怎麼樣？老虎在底下，頭擡著，望著武松，看見來人跑到面前，離三丈遠，站那個地方不動了。老虎這個畜生心頭有話：乖乖隆的咚！這個人多厲害啊。平常我只要望見人一聲喊，人嚇了就朝下這一跌，我躡上去，“啊嗚”一口，拖了就走。今天這個人不但怕，還跑到我面前來了。手上那的什麼東西？不曉得好吃不好吃？它只曉得要吃。

老虎心裏頭有話：你不怕，我來嚇唬你下子。怎麼嚇的呀？老虎有三威呢。哪三威？虎嘯、虎爪、虎尾。叫：（??）嘯、撲、掃。第一威就是

老虎望見人一聲喊。膽小的給它這一喊，你就嚇倒了。身體不好的，聞到這腥臭味，頭就昏，也要栽倒。第二威，虎爪子。如嚇不倒你，就來撲你。撲著了，身上就是十個洞。撲不到，這個虎尾子就來掃。虎尾如鋼鞭，掃到腰，腰斷；掃到腿，腿斷，叫你骨斷筋崩，皮開肉綻。老虎見武松不怕，就來用第一威。頭朝起這一擡，嘴朝開這一張，只看見它的鬚鬚，“得兒得兒……”根根倒植（??茬）；這個嘴巴子，“擴擴擴擴……”直動。冒裏冒失地這一聲喊：“唔嗎……！嚕……嚕……”這一股虎氣出來了。武松並沒有怕。這一股腥臭味不要聞了，但是武松身體好，不在乎。老虎望望，它也不叫了。什麼道理？這個人又不怕嘛。既然第一威嚇不倒，第二威就到了：老虎前爪這一擡，後足這一蹬，“嚕……”“撲！”躡上來，兩爪就對著武松的左右肩頭就撲。武松這一望：“好！”這個畜生來勢兇猛。他不慌不忙，人就朝左邊一偏：“好！”“嚕……”“叭！叭！”老虎撲空了，就撲在武松的右邊。武松沒有耽擱，隨即把右手的哨棒朝起一擡，對著老虎的頭就是一棒：“著！打！”“嗚……！”“唔嗎！”“咋！”！“托！”“嗨…！”什麼玩意頭？哪曉得武松這一棒打下去，這個畜生也壞呢，連忙把頭朝後頭一褪（??），棒讓了，頭一擡，嘴一張，就對著哨棒一口咬，“咋！”“托！”一咬三段。一小段在它嘴頭，一段在地下，武松手上還有一段。武松望望，著躁了：“嗨…！”這不叫哨棒了，玩了擰麵杖了。“哎呀！”“嗒！”摺了，要它沒用了。啊呀，手上沒得利器，空手怎麼可以打老虎？可以，精拳撲虎。武松有功夫。

武松摺哨棒，老虎嘴頭就土哨棒。這個畜生好吃，把一小段哨棒咬到嘴頭，它用個嘴嚼嚼，不好吃。哨棒當然不好羅（口旁）。所以因此吐了。它吐哨棒，武松摺哨棒。武松右手這一擡，就在頭上五花皮一把抓，“不要動！”這個畜生曉得人抓它，“唔嚕…！”就走武松右手底下躡過去了。“啊！”跑掉了？跑不掉，它來者是吃白大的，白大沒有吃到嘴，不會走。武二爺掉轉身軀就望了。這個畜生躡過去，它要掉轉身不容易，不得我們人靈活。老虎頸項，人說沒頸項，有，短。它要連身子一起轉，累呢，象個笨的。這個畜生它有它的笨辦法，它兩爪這一擡，後足這一蹬，“唔……！”“叭！叭！”一個空心跟頭，反了轉過來了。轉過來不個頭朝起這一擡，

望著武松。武二爺把它望望：這個畜生吃人一千次，一萬次，都是這個架子，沒得第二個架子。前爪這一擡，後足這一蹬，“嗚嚕...！嗚...”第二次撲來。武松有準備了，不慌不忙，身子朝左邊一偏：“好！”“嗚嚕！”老虎撲空了。就在它的左邊，英雄來得很快，左手這一擡，跟著下去，把老虎頭上五花皮一把抓：“不要動！”“唔嚕，唔嗎...！”什麼道理？給武松抓住了。這個畜生曉得壞了，今天吃白大，吃了給人抓住了，所以在塊喊著：“唔嗎.....！”喊著把頭要朝起擡，想把武松的手甩掉。哼！甩不了。武松這一刻見它不動，一聲哼：“嗨...嗨嗨嗨嗨！”就這一聲哼，功氣一運，雖不得一千斤重，有六百六。把老虎的兩隻前爪捺了就陷到泥土裏頭，腿就盤著，把它頭一直奈（手旁）到地。老虎：“唔嗎.....！”老虎這刻難過，前爪不好動。武松左足朝起這一擡，後足跟對著老虎的面龐就是一足蹬，當其時是無意。“著！”“辟（口旁）！”“唔嚕，唔嗎.....！”什麼道理？老虎痛煞了。老虎的左眼給武松蹬瞎掉了。眼珠炸掉了，黑水撒撒，血水流流的，你看可疼哪。玩掉一隻眼了，武松還不曉得。在底下，看它在塊喊著，英雄再入神一望，天上明星亮月，看得清楚，“好！”贊好者何以？眼睛給我蹬瞎了一隻。噯，剛才無意，我何不這一刻把它的右眼再蹬瞎了，打個瞎老虎玩玩？對的。英雄左腿滴直，右腿朝起這一懸，勁道運足，足後跟對著老虎的右眼，“著！”“辟（口旁）！”“唔嚕，唔嗎.....！”老虎這一刻疼死了。不得命了，今天吃白大把眼睛都吃瞎掉了。雙眼不通。老虎前爪不好動，頭擡擡不起來，嘴張張不開來。今天武松打虎最主要的就是這一隻手左手抓住五花皮，奈（手旁）定了，老虎前頭不好動。不好動，這一刻看見它後足，“叭叭！叭叭……”在地上就扒著，扒了兩條小直溝，石子扒得泛泛的。但是扒不到武松。扒不到武松，吃又吃不到，老虎就用尾子來掃武松，“叭...！叭...！”它來掃，兩邊甩。武松一望：“不好！”虎尾是鋼鞭，掃到身上要吃它的虧。要把它處理掉，要把它辦掉！武松始終這一隻左手不敢松，捺住它，身子就朝過這一偏，偏到老虎的左邊。右腿朝起這一懸，就在老虎背上這一擡，把勁道運足在右足，用右足尖來蹬老虎的尾巴根。老虎這一刻尾巴翹多高的在塊甩著。英雄一聲喊：“著！”“嗚！”“咋！嗒！得兒……篤”好，老虎尾子齊根極根斷了。它的骨頭是一節一節的脆骨。老虎的尾子挺

硬的，兩邊甩，武松的足也是硬的，硬碰硬，骨節斷了。斷了，尾巴就朝下一拖，甩不起來了。老虎的三威都沒有了，聽武松擺佈了。

武二爺把右腿朝前這一擡，就朝老虎身上這一跨，就騎在它身上，手捺住。“唔嚕！”老虎曉得壞了：人騎在我身上，把我當驢子待了。老虎這一刻頭擡不起來，它就產右邊（？）。好（？）呢。（？），什麼道理？想（？）過來對武松“啊嗚”一口，還想來吃武松。“唔嚕！”它將把個頭朝右邊一（？），武松右拳擡起來了，拳頭就對著老虎的右眉骨砸下去：“著！打！”“辟！”（口旁）“唔！唔嗎……！”老虎頭給他打了朝下這一埋，頭都打昏了。但是這一拳砸下去由右眉骨打到眼睛，這個拳頭跟他的剛才那一足玩了合起來了。下面到陽穀縣堂上一聲相驗，這個地方一足就不算帳了，就單算一拳了。老虎趴在底下，在塊喊著，武二爺的右拳擡了，就對著老虎右邊軟胯這個地方，“嗨……！嗨！嗨！嗨！嗨！……”打了考究有啊頭二十下子。但打的一個地方，沒有換地方。下文到陽穀縣堂上相驗，這個地方只算一拳。（？）作子膽不小，打了頭二十下子，怎麼算一拳？這個怕什麼，老虎又沒得苦講。說得越少，對打虎英雄越體面。武二爺打了頭二十下子，老虎不買帳，在底下還是在塊喊著：“唔嗎……！”“嗨……！”英雄著躁：壞了，我這個拳頭不得用了，打到它身上不買帳，擺到那塊換糖吃了。再一想：有了！沒有打到致命。跟人動手，要人的命，要打到致命，人才有得死。這是我沒有打到周正部位。老虎的致命在什麼地方？武松這一刻右拳這一擡，眼睛就望了找。

老虎這個時間頭又（？）了。怎麼老（？）的呀？給武松捺得難過咧！它又朝右邊（？）了，“唔嚕！”它剛朝右邊這一（？），右太陽耳門對著武松。武二爺望望：安（口旁），耳門怕的是致命！人的耳門就是致命。何不就在它右耳門供一下子？打不死，再來打，再想辦法。好在拳頭長在我身上，又不花錢。英雄右拳這一起，貫足了勁道，吃乳的力氣都拿出來了：“著！打！”“嗚！”這一拳砸下去，只聽見：“唔…”老虎考究都沒有喊得出來，頭打了朝下一埋。就在老虎的左兒門有一件東西，“劈…”冒出去一丈多遠，仿佛一根紅絲線，就到旱草叢中。老虎耳朵裏開絲線店了？沒得這話。你怎麼說是一根絲線？仿佛。是老虎耳朵裏淤（??）血。瘀血

嘛，應派從右耳門出來，武松打的右耳門，怎麼從左耳門出來的呀？論理，打的右耳門，血走右耳門出來，以為武松右拳勁道大了，把老虎的右耳門打了閉塞住了，右耳門不得出，走左耳門出來了；大門不得出，開後門了。

老虎這一刻不動了。武松望望：死啦？還不敢松。不要裝死。左手慢慢地松。松啊松的，“哄……”，老虎頭朝下這一耷，不動了。英雄身子朝過這一擰，拎起來一腿，“吞！”“轟！”老虎朝旁邊這一睡，不動了，死了。英雄看得得意：“好…！”這一來我替萬人除害了。不要說武松贊好，後人看到這個地方，有四句口贊，說：

武二英雄膽氣強，
挺身獨上景陽崗，
精拳捕去山中虎，
從此威名天下揚。

